

開放文學－諷刺警世－黃金世界
第十九回 故鄉事旅人對語 一夕談萬里移家

圖南道：「贛人、皖人、浙人，其初並無省界的成見，近來忽傳此說，責備他不是的，外間自有人。但弟設身處地替三省人平心靜氣想一想，真也自有苦心哩。」建威搖頭道：「各私其族，因而各私其鄉，這是中國人的通病。如彼三省諸人，也不過這個意思，有什麼遠識呢？」圖南道：「建威兄不聞潮汕鐵路的事麼？」懷祖道：「是工人滋事的事麼？固嘗聞之。」圖南道：「弟所論者，不指滋事案，係指股份說。潮汕總理在新加坡營商有年，本我粵著名殷實之豪商，旋又報效巨金，得賞京銜，鄉望因之滋重，附股者十分踴躍。為信任該總理，必不致蹈名華商實洋商之覆轍。」

故他人向來不能號召的，該總理一呼即應。未幾有傳言，謂其中實暗附洋股，眾人初時還不肯信哩。後來言者日多，細細訪查，始知該總理所延之經理，雖係華人，早已隸入洋籍，既入洋籍，該經理所附之股，無論如何總不能視為華股。總理悍然獨斷，不恤人言，自此地立漸漸變信用為怨恨，不久就有工人滋事案的發現。此雖別有緣由，其實股份的糊塗，便是遠因。」

建威道：「該總理既稱殷實，何不自解慳囊，一定要招洋股做什麼呢？」圖南道：「其人亦自有股，並非全是外附。但以其家道的殷實，聲望的隆重，就算短少一二百萬，若到南洋去尋鄉人，都還不難，偏偏舍內求外，真不知是何肺腸。這是粵中的往事了。贛路初定章時，聲明專招華股，不招洋股，是只有國籍的分別，沒有十的分別，只須真是華人，有股必收，以多為貴，原是洞開門戶的。其時便有他籍人到贛投謁，自認獨修九南的枝路，另備巨萬金，作為總公司的借款。贛人初時得此大財東，何等快樂，不想也是隔不多時，經人查出，明說華人，暗中都是洋人的資本。贛人大為驚恐，或電或函，責成總公司立予撤銷，總公司也恐受人的欺騙，自為查察，又的確確是本人的資本，並無洋股在內，兩說相持，至今莫衷一是。」

我輩隔省人，此中底蘊，尤難揣測。惟告者之辭真，自不當容其含混。總公司之辭真，則人以厚意來，我以責言往，亦非相處以誠的道理。皖人、浙人殆有鑑於此，贛人懲前毖後，方始紛紛分出本籍客籍的界限。原其本意，當非歧視客籍，正所以杜外資的輸入，此中流弊，殆不暇計，即計及殆不暇問，我輩也須原諒的。」

念祖道：「弟窮年累月，衽席風濤，祖國大小的事端，聞見極少，聽兄輩談，大地搏搏，殆都屬列強的勢力，即今急起直追，時其已晚。且又心長力薄，言易行難，失之東隅，終恐桑榆無補哩。」建威默然。

圖南道：「念祖兄，他省人至今雖不能實行，猶有空言。」

指著建威道：「獨彼南人，一切權利，概付之不聞不見，連空言都不想有一句呢。」建威慨然道：「兄指大概說，抑專指路權說？」圖南道：「中國今日之內政，有比路權重的麼？」

建威道：「即以路權論，殃民誤國，我南人誠有負其罪者。然彼負罪者之鄉人，大夢方醒，引咎自責，遂首為全省倡，騰書中外，訟言其非，並要求如粵漢之毀約自辦，萌芽初發，結果雖不可知，然其事其言，與他省較，未必遂有軒輊哩。」

圖南道：「兄言誠不謬。試問滬寧一路，其利害為獨彼毗陵受之，抑全省皆受之？如獨毗陵人受之，則聽毗陵人自為叫囂，他人皆可不問。如全省人皆受之，則如兄之寧籍人，與外此蘇、鎮、鬆、太各籍人，豈有目皆瞶，有耳皆聾，有舌皆結，有喉皆封，遂各各守田園，抱妻孥，且食蛤蜊，不知許事麼？」

建威失色，俯首不作聲，良久良久，浩然長歎道：「有目不皆瞶，有耳不皆聾，有舌不皆結，有喉不皆封，其實是有心皆死罷了！」懷祖在旁不覺失笑。圖南回問道：「懷祖何笑？豈以此為國家大政，非我輩所該妄談麼？」

懷祖正色道：「一地政事的得失，一地之主實身受其利害，怎麼不該說？我是笑建威兄生為江南人，不知江南之事。圖南兄！滬寧一路，不可以粵漢為比例，這是什麼緣故呢？粵漢合同，訂明不准轉售，美人私以售之比人，是其自違合同，授我口實，得借以為論辯的張本，外人理曲我理直，遂以就我範圍。」

滬寧未轉售，情事固已不同，所可藉端的，只有年限一層。然測地破土，業經動工，只就年限立說，恐以今日之外交，斷能有成功的希冀。彼鄉人為名譽所關，誠不能不有一書以表白，個人之罪，不涉全體。若蘇寧各籍人，既心知成局不可挽回，因不作無謂之談，建威兄乃謂其心皆死，誣其鄉人者，無乃實甚？」圖南道：「即如兄言，寧蘇各籍人知動工後不可爭，何不爭於動工之前？乃始終視若不與已事者。然其心不皆死，其血恐皆不熱了。」懷祖不能辯，目視建威，色敗若灰，只在椅上喘氣。

卻聽圖南又滔滔的說道：「主持路政者，其掌握全中國的利權固已有年，南人誠不皆受其卵翼，然其膽餒，其志怯，其識卑，見此炙手可熱之勢，不寒而慄，還敢輕贊一詞麼？既不敢贊一詞，還顯與為敵，敗其已成之局麼？咳！建威兄，弟雖妄言，然持此以揣南人之心腸，殆可十得八九。」

建威那時靜坐在旁，一聲兒不響，忽地起立，直望外邊走去。懷祖疾忙離座，拉他不及。虧去非眼明步快，趕上前，執住衣袖。圖南先開口問道：「建威兄將何往？知己重逢，互傾襟抱，正是至苦中至樂的境界，兄將何往呢？」建威道：「我思回紐約去，探問輪船的開期。」懷祖愕然，急道：「建威兄，且靜坐一回，慢慢商量。」建威不肯，懷祖再三力勸，好不容易才把他捺在椅上。

其時逾晡已久，公司內外電火通明。晚餐既罷，散步數小時，重複入室坐談。

懷祖道：「建威兄不嘗主議在外的同胞都要贊助回國麼？如何兄之一身，依舊要回美洲？究係一時的憤言，還真作此想呢？」建威道：「弟意已決，萬萬不在祖國安居樂業了！」圖南道：「兄何所憤而云然？維桑與梓，必恭敬止，如何可以他鄉為樂土呢？」

建威道：「弟此行為抵制來，所志不遂，鬱勃已不堪言，又聞圖南兄之責備，自顧藐躬，愧對衾影，還能問什麼桑梓，講什麼恭敬麼？」

懷祖歎道：「圖南所責備者，指全體，不指個人，兄雖其中之一分子，不能諉為無咎，然以弟私見，頹波日逝，砥柱無功，遷地為良，適郊雲樂，未始不是上策。但所遷者必良於未遷者，所適者必樂於未適者，而後可往，今彼國之良，只彼國之人所為良，彼國之樂，只彼國之得享其樂，我同胞之流寓者，項背不敢望，連足趾猶不敢擬，種種事實，兄已盡知，可有再往僑寓的理麼？」圖南道：「我猜著了。建威兄一門老幼，盡在彼洲，大約因此不能不歸，這卻也是人情之中呵。」懷祖道：

「華商往返，有種種匪夷所思的條例，建威兄若至進退維谷的時節，蘇張之舌無可施，賁育之勇無可用，將如何之？」

建威道：「是在他人，誠非我得自主，但我總覺早行一日，此心便早安一日。」懷祖歎道：「弟初見兄子身獨歸，本以為兄失計，後聞兄議，於族外諸人，尚欲其歸，不欲其留，意兄家人必不於彼久居，因是遲遲未與兄計及行止，今兄既決計不去此他行，敝島雖小，未嘗不是避世的桃源，浮海居夷，固我孔子據亂世不得已之所為，建威兄能移家遠徙麼？」建威沉吟有頃，問懷祖道：「兄又何時回島呢？」

懷祖道：「弟與內子畢業未滿，尚須重赴倫敦，大約極速也在四年之後，即兄能彩弟言，此數年弟擬請兄暫總港中的事務，兄之家人不妨先歸，待弟歸時，學堂諸兄弟亦將卒業，此地可有替人，便當與兄刺舟大海，掛帆蓬壺，唱東坡《水調歌》和子野的《水龍吟》，把酒問青天，引懷斟鬥，方見吾兩人豪情勝概哩！」建威道：「有念祖兄在港中，諸事無待弟謀。」

懷祖道：「念祖兄往來各口，不常厥居，港中安得有人？即如南洋群島，本島新來的，既非老斲輪，名操全局，實則盡屬他人。弟意擬倚重圖南喬梓，不知肯俯從麼？」念祖道：「懷祖兄所言，我與倫敦諸兄弟姊妹先未思及，真是失著的失著。及今補牢，幸猶未晚。建威兄、圖南兄既在相知，必求臂助的了。」圖南、去非謙讓了幾句，也就答應。

建威道：「弟即今電告家人，令其治裝來港，現費而外，尚有自置輪舟，並令收回，附入此處公司，將來或添開口岸，或一線加期，且看貿易的衰旺，再與諸兄細商。但有一層，公司中用人理財，皆關全體，本島固不及通知，倫敦諸兄弟姊妹似不可不見告明。即尊夫人處，前聞兄言島中立法，男女平權，此事當亦令其預聞。」圖南笑道：「有這許多情節。一隅之地，儼有極樂世界的氣象，弟將來倒也要領略一番了。」

建威笑道：「么弦寡和，獨雁悲鳴，弟方顧影自傷，得兄具有同心，始知吾道不孤。」圖南道：「弟平生有一級滿意的事，請諸兄一猜。」懷祖道：「天下不如意事十常八九，知兄何指呢？」

圖南道：「男尊女卑，豈非自古到今相傳的金科玉律麼？」

實則嗜好同，智識同，賦形之間，所以稍示區別者，正是造物主持，為養成人類的樞機，否則獨陰不生，孤陽不長，現在的世界，便如過去的世界，不復有高等動物生存競爭於其中。何以因區區的形骸，終古以來，遂錮其生靈，塞其聰明，並奪其權利？讀書則謂之輕薄，問事則謂之僭越，天下不平，殆無甚於此。諸兄須知弟非醉心歐風，從天理人情，實實推勘出來，始知古人立言，未嘗一無所誤。後業承謬襲亡為，幾幾視女子一種特別玩物，是尤弟所念之即憤者，不知諸兄聞之，以為何如？」

懷祖、念祖相視而笑。建威早接口道：「即如一夫多妻舊習，豈非失平之尤顯見的麼？甚且因此自促其壽命，自簡其生殖，卒昧死不一省悟，思之可怪，言之亦可憐。」

圖南道：「歐洲未婚之前，一女可友數男，中國既婚以後，一男可娶數女，遂致橫溢旁決，奇案環生，後有賢者，必當首為矯正。」建威道：「歐人風尚，似若女尊於男，其實一為女子身，並選舉權而奪之，故在成文法典上，猶是男尊於女，平權兩個字，不過二三學子的理想，與事實卻相違背哩。」圖南道：「滔滔皆是，何地能副我期？適聞螺島的情形，根觸予懷，也鼓了破浪乘風之興。不知郭李同舟，能許我老范傍參一席麼？」懷祖道：「枳棘之叢，恐不足以棲鸞翔鳳，若兄固欲遠遊，弟自當為前導。」

正在談論，桌上報時鐘連連八扣。建威道：「再遲一時，電局即將閉門，弟急須去發電了。」圖南道：「待我與兄偕行，借引也聊舒筋骨。」懷祖因有倫敦的電信，匆匆擬了一稿，同兩人去發過。回來又將同前談話，告知張氏，也自歡喜。